

鮎

埼

亭

集

鮎埼亭集卷第十

鄞 全祖望紹衣譏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
碑銘

順治八年辛卯九月 大兵破翁洲太傅閣部畱守華亭
張公闔門死之 大兵入其家至所謂雪交亭下見遺骸
二十有七有懸梁間者亦有絕纜而墜者其中珥貂東
帶佩玉者則公也廡下亦有冠服儼然者則公之門下
儀部吳江蘇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則諸部將也亦有

浮尸水面者大兵爲之驚愕却步歎息遷延而退命局其門鄞之諸生聞性道時在隨征府倅喬鉢幕中聞而亟往視之思爲之殯願滿城鼎沸無所得棺公之故將汝都督應元已爲僧補陀公前此曾託孤者也翌日入城謁帥府乞葬故主諸大將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拒天兵汝其餘孽也方竄伏不暇敢來葬此骨耶命駈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故主當歸就僂乞假命一日耳提督金礪憫之乃曰是出家人姑贖之於是應元昇公尸出城性道與定之諸生謝歸昌及補陀僧心蓮等募鄉民昇公眷屬及賓從等尸出城然卒

無所得棺乃以火化之貯以三大囊其一貯公骨其一貯公四姬一婦一女孫諸婢骨其一貯儀部以下骨葬於補陀之茶山茶山者應元所築寶稱菴以道人者也時公尚有一孫茂滋遺命勿死以全宗祀以俘入鄞次年十月始得放還茂滋將負公骨以歸應元以道梗令先載木主歸耐瘞先塋而徐俟後期未幾茂滋亦卒公無後應元乃不復歸公骨而身居寶稱菴以奉公墓未幾應元亦卒寶稱菴祀公墓遂沒於榛莽間雍正丙午予遊補陀諸僧導予遊故蹟予槩弗往而先登茶山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鑿秀菴僧百成

予宗人也謂予曰子既肅拜公墓曷爲文以紀之其麗
姓之石吾當謀之以爲山中之重嗚呼荒山野冢非有石
麟辟邪翁仲之儀也非有墓田丙舍之寄也然則百成
之惓惓于此其亦重可感也予乃博考唐魯二王野乘
參之明史折衷於茂滋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爲公碑按
公諱肯堂字載寧別號鯤淵南直隸松江府華亭人也
天啟乙丑進士釋褐知大名之濬縣流寇方充斥河南
彰德等府烽火相望與大名祗隔一河公練民兵沿河
立堡團甲禦寇寇至舉礮擊之莫敢渡者大名守盧公
象昇以爲能令濱河諸縣皆倣之因盡行其法於畿南

其後所謂天雄軍者也。以考最擢御史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皇陵震驚公疏劾閣臣且條上滅賊方略有五尋出按福建時撫軍沈公猶龍亦松產良吏也公與之同心勦撫海寇閩氛稍輯力薦徐公世明之廉卒爲安撫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以數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故有一番之更移者必多一番之擾害帝是之十二年疏言裁練之法當以屯實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於衛所世弁求之而卽屬以清核本屯之任欲得士卒宜卽於衛所官軍餘子中選之而

卽令補其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盡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卽課以開墾之事舉一練務卽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卽可還一舊餉河北山東地相錯一方奏効餘可迎刃辦也章下所司當是時亾國之政莫甚於練餉而屯田雖有二撫不過虛語使能以公言實力行之可採其弊而爲時已晚終不能用楊嗣昌出督師逮熊文燦公知嗣昌之必仍用撫也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輔臣出賊又必以撫乞憐伺間而動請著爲例自今有爲撫議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反間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謀國論疏入嗣昌果大

愠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年賊勢日橫宜
解其權詔未報而嗣昌已死是冬公言今討賊之人甚
多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
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
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
從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
秦保二督者將兼領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卽
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
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之急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中
樞冥冥而決諸臣憤憤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

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
司詳議於時天子憂勞殊甚頗成操切之治大吏稍不
當意輒置於理而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萬征輸愈迫
流亡愈多適大禮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等處人相食
大吏以餉匱乏故令有司催科如故公疏言天災可畏
宜行寬大之政今任繭絲之吏以求必不可得之糧弱
者轉死溝壑強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爲盜也長官一切
以法從事固盈滿而盜不可除其不爲盜者皆以餓
致奄奄何以禦盜宜下肆赦之條捐逋欠招流亡赦過
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會召舊輔周延儒入京

公面陳要務延儒是公言捐糧五百餘萬清寃獄以干計皆公之力十六年疏請休復向來言事諸臣謂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於狂戇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困橫然夷考諸臣所言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淆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糾巨奸於氣燄方張之日或詆近侍於威權思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臨之偶爾摧折便作逐臣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効然使之回翔下位何如竟予賜環得旨俞允於是原降科臣李清等皆得召用自公掌道凡所敷陳不墮同時門戶詭激之習皆其可見之施行者是年陞

大理寺丞尋以都御史撫福建時調閩師赴登需餉七萬公陛辭面奏言恐力難猝任于是大學士黃公景昉助公請分其半于粵初下車平漳南大盜總兵鄭芝龍舊以作亂海上受撫官至大將頗倚巢窟跋扈芝龍招大盜五十餘人報公欲爲標下用公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以疏告於朝得嚴旨悉斬之芝龍以此恨公南中稱制遣部將周蕃帥師助防江甌書檄諭汀州賊閩王猪婆營盤踞簾子洞南贛巡撫李永茂告急公親征之招撫數百人令知寧化縣于華玉率以勤王詔復用閩督學郭之奇爲翰林且予超擢

公力言其非而止南中失守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公具啟迎之王復書以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讎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書至急以書約漳浦黃尚書道周尚書故自浙入閩馳至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迎勉就約六月監國七月稱制晉公副樞再晉總憲公面陳恢復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卽發其罪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

於是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王銳意中興顧后曾氏以知書又前同在高牆中食淡攻苦相憐頗參預外事王臨朝則后垂簾座後共聽政公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嘿爲贊助若垂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疏入曾后恚王遂疏焉說者謂唐王在烈廟時有英察之稱而溺于內愛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芝龍無意恢復亦惡公之日以親征勸王思黜之猶以翌戴功晉太子少師官冢宰仍兼憲長而以其私人爲巡撫奪其兵又令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又遣監臨秋試蓋外之也尋詔

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曾公櫻丙戌正月公
累疏請兵詔加公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雖
奉旨賜劍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而不過空言時公孫
茂滋家居方遣汝應元歸省之而吳淞兵起夏文忠公
允彛陳公子龍爲之魁汝應元者雄俊人也以公命奉
茂滋發家財助軍閩中授應元御旗牌總兵官已而兵
敗徐公孚遠浮海赴公而茂滋亦與應元至爲公言吳
淞雖事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可一
呼而集公乃請王自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
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所謂水師之議也曹文忠公學

佐力贊之謂徼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
行且言當乘風疾發公請以徐公孚遠朱公永祐趙公
玉成參其軍皆故吳淞諸軍領袖也周公之夔則故蘇
推官舊與東林有隙者至是家居起兵報國甚勇且熟
于海道故公亦用之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前軍定
洋將軍辛一棍爲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爲後軍詔晉公
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
公發而令公待命島上必昌受命遂不出三關一步而
公以數舟入海徘徊島上者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郵筒
亦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爲

芝龍所取公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王親出師延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引大兵入追王及之公痛哭誓不欲生時公屯鷺門其旁爲東石卽芝龍所居也會鶴芝軍至勸公以爲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北伐之命非封疆臣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公乃入其軍鶴芝亦以盜起海上至大將然其人忠順非芝龍比故公之出師欲以爲先鋒時鶴芝爲楊耿所糾公請宥而用之及芝龍之降以書招鶴芝計事鶴芝會之道遇公公止之鶴芝不信旣至知其決降遂與公謀出師破海口諸城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

周洪益者蕩湖伯阮進部將也劫公於路跟當入翁洲
翁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略雖外致隆禮館公於參
將故署而公所言弗用也但謀據翁厚自封殖以偷安
海外鶴芝議乞日本師已有成約蓋鶴芝故與日本國
王善故也斌卿沮之鶴芝怒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
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不見鶴芝師卒不出公不得志
栽花種竹於圃中作寓生居記以見志其詞曰張子以
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痴于翁侯館余參戎之署中
有舊池臺焉張子嘗治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
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甓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

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寄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于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于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榿楠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鼈三傾槃曦再景疆孤撐而羣撼之蚤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宇之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

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
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
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
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旣適然遇之則
亦適然寓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
宗逆旅一宿無間焚掃予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
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
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
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
其視易京鄒塢將孰險孰夷耶彼其榮悴於同臭之根

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
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
俞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
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又貽姚江黃都御史宗
義書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
一羽皆指斌卿之擅命不肯與諸軍協力而思據彈丸
以老也無何而張名振等奉魯王至公力勸斌卿奉迎
不聽諸軍問罪於翁斌卿累敗乃求救于公公爲之上
章待罪請使之改心事君名振等不可斌卿遂死王入
翁以公爲大學士輔政公虛所居邸以爲王宮時從王

至者太保沈閣部宸荃以公耆德宿望讓爲首揆宸荃以疾請休公獨相加太傅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公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公亦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則憤恨不食咄咄終日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翁人有欲納女於王者公聞其已嘗許嫁於人疏諫王遽却之築雪交亭于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歎謂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兆人對曰公死兆人必不厭生公撫其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應元披緇赴補陀而兆人始終從公又二年而大兵至張名

振奉王搗吳淞思以牽制 大兵而以公爲畱守公遣蕩
湖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燬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
軍劉世勛固守力竭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尚書吳公
稚山至作永訣詞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閒
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
臣道無虧在克艱畱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因集家屬曰無爲人辱及晨諸姬方氏周氏畢氏冢婦
沈氏卽茂滋母也女孫茂漪俱先投纆諸姬姜氏投水
畢姬先登姜姬止之曰死亦當以序莫匆匆也公曰善
乃以序而上及諸僕婦諸婢之從死者公謂茂滋曰汝

不可死其速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也公投纆梁
塵甫動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矣公亟呼酒往醉之曰
君少待我復入纆九月初二日也茂滋狂號欲共死中
軍將林志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
志燦桂等以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絕
脰死茂滋尋被執其得生也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燦
前戶部董守諭董德偁崇明諸生宋龍大名前鄉貢進
士蕭伯開閩劉鳳翥定海諸生范兆芝等救之以免詳
見茂滋所著餘生錄蓋自天兵南下所向不血刃其以
一郡抗命者曰贛曰金華其以一縣抗命者曰江陰至

翁州不過孤島如黑子而竟相支柱多所夷傷至使諸將皆以爲南下所未有于二京殆有光焉則元老之所報國者良無媿矣嗚呼公以經世之才牽絲則爲循吏入臺省則爲名諫臣撫軍則爲賢節度顧皆不久其任未得展其用乃遭喪亂先翼戴於閩中事猶或可爲也而厄於悍帥及已丑以後延殘息耳方肅魯定西平西蕩湖虎爭之際公卿危於朝露賴以至誠宿望調護其間試讀寓生亭記令人黯然神傷零丁惶恐之情形如在目前其云死不徒死則止水之先讖也補陀爲大士道場顧儒者所弗信得公之骨葬焉海島爲有光矣

而制府聞公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兵得以獻
制府賞之其人不受曰以慰公昭忠之意耳非羨公金
也聞者賢之公生平以用世爲學不以詞章自見及蕭
寥島上始稍有述作以遺日而高雅有承平之遺風惜
兵革之後所存無百一而雪交亭自亂後公所植一梅
一梨獨無恙浙東諸遺民如黃公宗義接其種於姚江
高公宇泰接其種於甬上至今二郡亦皆有雪交亭其

銘曰

小白華峯睡香翩翩兮海印池邊玉盤盃如船兮縞衣
素簪足清歡兮遙望雪交南枝團團兮公平驂箕遊此

聞兮百年過者曰是唐宰相魯公之阡兮

明太傅大學士張公神道碑側記

唐顏太師撰宰相宋廣平公神道碑別有神道碑側記蓋卽碑陰一種補碑中所未及者也予撰張太傅碑旣畢隱秀菴僧百城以蘇儀部從公而死雖其事已見於碑中而未得其詳請更記之予乃援廣平神道碑之例略序一通附於其側蘇儀部諱兆人字賓侯南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也諸生少師事太傅江南失守亾命海上太傅相於翁洲薦授中書舍人尋晉儀部主事嘗謂大傅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驅時江陰黃公介子殉節或傳其獄中詩至翁太傅和之曰生死蟬

螭一瞬過於今踵頂正堪摩三年碧釀千秋血方寸丹
排萬丈魔比宿定知親日月騎鯨猶覺劫風波六旬往
矣聊乘化無事空嗟老去何儀部亦和之曰人生若寄
易爲過忠孝家傳舊揣摩不改衣冠可爲士誤移頭面
卽成魔浮雲過我空諸境止水澄心定衆波就義從容
古所尚浩然正氣去如何吳尚書稚山以下皆和之當
時海上諸臣晨夕聚首惟以一死相期而已及翁陷賦
絕命詞曰保髮嚴口口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
此身輕書之衣上先拜太傅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雲交
亭下太傅拜且哭以酒酌而後縊勤戶部郎董守諭作

翁洲七哀詩其第一首爲太傅第七首卽儀部也嗚呼
太傅於甲申以前已至開府負天下重望不死固無以
見魯衛之士儀部甫受一命於荒朝舍生恐後其有光
於師門不亦大乎且太傅斷無不死之理而儀部若惟
恐其不決者而以身先之較之生祭文山者更苦洛伽
山水清佳儀部長隨太傅翱翔其間在昔文山幕府如
趙時賞杜澹輩同室同穴生死相從者鮮矣此可以爲
太傅師弟淵源之樂事也

鮑靖亭集卷第十終

鮎埼亭集卷第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略以求迺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旣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略中固嗾嗾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

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亾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干人之請掇摭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諡之曰文孝子謂私諡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旨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典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

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跪跪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旣謝

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
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
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
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
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
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
行略誤以爲論二人決不待時今據逆案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
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
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黨六
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卽
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
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填寫空本故
永貞論死而實未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
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
劇朕懷旣歸治心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
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
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
諸經旣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
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旣盡發家藏書讀之

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
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口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
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
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叢山忠
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
儒入釋石梁陶氏爽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
聖史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
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
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
講席力推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叢山弟子如祁章諸

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鼓山之學
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
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
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
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侍郎□□莫
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
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
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
晦木宗會字澤望竝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
聲於是儒林有東澗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

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
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
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
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既
大鉞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
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
乃以大鉞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
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
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
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鉞恨之刺骨戊

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鏤實主之說者謂
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
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
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
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
南下已而大三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案
揭中一百四十八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
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并及其三
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尚
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者

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姦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
與臬竝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
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
入寧有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鉞以
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尚未出而大兵
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浙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
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
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
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容從之義以布衣參軍
不許授職方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

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千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

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戍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獄獄悍帥亦懾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

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
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
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異於牀
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
海剗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
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
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爲內
應會大兵已篡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
按是役也正中實以敗歸公爲正中墓表不無溢美予攷正之不敢失其實也公遽歸入四明

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
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
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寨部將茅
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
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
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
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
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
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
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大

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掾至得免時
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
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
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
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
故里而 中朝

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
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
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
間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

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

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

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 公旣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

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淞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

卽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

馮侍郎京第等結寨杜輿卽公舊部風波震撼齟齬日

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竝懸象魏又有上變於

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葵中鎮將以南

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

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

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
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
于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
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懼也熊公
汝霖夫人將逃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
公無復望乃奉六夫人返里門于是始畢力於著述而
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鼓山時頗喜爲
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
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
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旣多丁未

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戡山之緒已而東之
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
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
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
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
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
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
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
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
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

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
藹先以詩寄公從與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
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
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
奏

御前錫嘏聞之六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
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脩明史徐公以爲公非
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與
化李公口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旣耄期已亦
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

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叅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脩皆公門人也公以書荅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

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

篤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
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
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死遺命一被一褥
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
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
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
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
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朴次適
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
次適朱沈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

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戴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脩宋史而之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

一卷四明山繫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
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
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公少
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勾股之術
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
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
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
命算測圖要義諸書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語其實非公所作其後
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
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梅集四

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
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
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
二卷畱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
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其
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
廣之爲明文海其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
多彈駁叅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
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
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

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
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
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
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
千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
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
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
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
以掃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
忽愛謝臯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

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鄮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揚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

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

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
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
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
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
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
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賓可哉卒辭之公
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勤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
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
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

魚... 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
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
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寧汪公灑
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
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宮於
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旣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
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
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已無

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會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
長埗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船兮
北昱緣於東京予既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
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
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
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